

满地江湖吾尚在

章太炎与近代中国

(1895—1916)

孙德鹏 / 著

／太炎先生不停地追问：／

一个年青的中国以何种姿态与那个年老的中国交谈？

／我的问题是：／

该如何安放这座灯塔，换言之，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想象

章太炎的位置？

法律文化文丛——梁治平——主编

满地江湖吾尚在

章太炎与近代中国

(1895—1916)

孙德鹏 / 著
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八批特别资助, 资助编号: 2015T8095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满地江湖吾尚在: 章太炎与近代中国: 1895~1916 /
孙德鹏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7
(法律文化文丛)

ISBN 978-7-5495-7166-6

I. ①满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章太炎(1869~1936) —
思想评论 IV. ①B259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4912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61号 邮政编码: 524002)

开本: 889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9.75 字数: 200千字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 歌以言志

文化的意思,就是自说自话。如两个孩童“聊天”,看似热火朝天,其实是各自咿呀。待到他们长大成人,便会生出些执念。“忠诚”亦是一种执念,为了有序可循而被江湖围困;宁犯朝廷之法,不负江湖之义。章太炎这个人,有童真的一面,也有义气的一面。

太炎先生的笔热得滚烫,下起笔来却是冷静得不得了。他不会把周遭当作废墟,古文学的诗意固然灿烂,却只在语词的意义才有韵味。华丽过去早已消失,一去不复返。如果做不成进步社会的宠儿,那就干脆做个令人憎恶的幽灵,怀着慈悲的幽灵。

与那些废墟中呼唤旧日虚荣的声音不同,章太炎的声音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另一种语言。他竭力避免感伤哀怨,一面是勉勉强强的历史自豪感,另一面却是坚硬的“民族主义”。“废墟中的忧伤”,“大王意气尽,贱妾何聊生”,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,等等,不过是三流画家的庸俗画作——把美人之死置于画幅的中央——章太炎厌恶这样的画家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悲伤节奏。清帝逊位，民国初建，中国是在翻新中夹杂着不舍。人们乐见共和国之进步，却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跟博物馆一样。

章太炎心中也有这样的一座博物馆。放逐、废黜、谋杀、争权夺利、夷为平地的种种故事，构成了帝国重生的巨大画幅。与此同时，也留下了寂静如空宅的一座座宫殿，人人视之为老朽破旧的怪物。在这个灰色国度里，人们不是在对抗哀伤，就是把它一点一点地内化为自己的哀伤。只有一个章太炎，在这个忧伤的国度里宣称：即便全世界都是凉的，他的笔也不会失了温度。

风格这个东西是宿命的。章太炎的人生里既有果敢，也有退却，总怀着大信。他远远观望，一尘不染，如游吟诗人。据说荷马的名字有碎片收集者（pieces-together）之意。诗人者何？敏感于人世变迁，用颤抖的笔勾画出一条连绵不断的感知溪流，在章太炎那里，这个溪流是革命的意识流。

一个好作家一定是比读者先感到厌倦，才能有创造力爆发的新起点，章太炎就是这样的好作家。思想界的突变、反抗、阻塞、挣扎与摒弃，全在数年间发生。尽管写作风格极端，章太炎也与同代人一样，生活在平常人的遗憾中。他是用文字的碎片把自己包装成另一个人，这些碎片暗暗指向一个神秘的海滩，他和他的读者绕过迷宫才能到达，旅程漫长，但充满快乐。

章太炎的文字很轻，让人看到包裹着事物的空气，于是，读者便进入到一种奇特的飘浮状态。对于这个状态，有人视之为自治领地，也有人看到一座装满无知与怀疑的地窖，而章太炎时时游离于

这两座城池。他的一支笔是肯定中有怀疑,否定中又藏着恳切。

对于中华民国,章太炎一直心存疑惧:一方面,作为中国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,而且不管人们做什么,都是中国式的中国人;另一方面,也是往往被忽略的一点,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意味着一种假象、一个面具。他可以从容地处理掉那些欧洲的难题、美洲的难题、日本的难题,而且从来都不是“盲目”地处理,也并不受什么特别的约束,人们只是用新的取代了旧的,或者用旧的克服了新的。

民国是个巨大的梦境:革命者挨过无数的不眠之夜,民众却鼾声如雷;读书人彻夜高谈阔论,洋车夫却梦着面包。没人在乎什么失落的家园,倘是家破人亡也就罢了,痛苦的是家破人不亡。章太炎毫不犹豫地放了一把火,才惊醒了梦中人,把个阿赖耶识也一举拆穿。

讲佛学也好,谈齐物也好,都是章太炎从古人那里继承的精神血统。谁拒绝这个血统,谁就失了志气,再怎么激昂也掩盖不住丧气话的疲态。

曹植说:“来日大难,口燥唇干;今日相乐,皆当喜欢。”有点自暴自弃的意思,到底不如曹操的《秋胡行》:“歌以言志,晨上散关山……歌以言志,我居昆仑山。”人生,还是一意向上的好,太炎先生和他的中国都乐在其中。

幸甚至哉,歌以言志。人生本可超然,上智定怀此愿,是为序。

景辰

2015年5月30日于芳草地

目 录

引言 章太炎的位置

壹 世有大儒

“神经病质” / 008

儒侠 / 011

一个佛学的根底 / 021

古文学光荣的结局 / 030

貳 天下有亟事

少年气盛 / 038

先有良俗,后有宪政 / 041

废科举 / 047

立宪舆论 / 053

五位大臣 / 058

中国语境 / 062

大权统于朝廷,庶政公诸舆论 / 065

为时已晚 / 070

否定者章太炎 / 075

叁 理想过高的宪法

立宪国之国体问题 / 081

立宪国之权力问题 / 085

“精神性”宪法观 / 089

1903 年 / 092

合群与独立 / 101

肆 大知闲闲

何谓近代? / 106

近藤邦康与列文森 / 109

谁是革命军? / 113

《革命之道德》 / 116

有学问的革命家 / 121

《馗书》 / 125

进化论 / 132

以法律为诗书 / 140

《齐物论释》 / 144

礼不下庶人 / 159

带着抵抗的成长 / 165

伍 天朝议院：从“通达民情”到“毒黎庶”

作为方法的中国经验 / 170

传统的立场：“通达民情” / 177

衙门与“爱汉者” / 181

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 / 185

民本与议院 / 193

《瀛寰志略》 / 200

《代议然否论》 / 204

陆 光复前后

俗态可掬 / 214

共和之美 / 218

革命军起，革命党消 / 223

二次革命 / 227

柒 练兵者袁世凯

王气渐失，兵气日盛 / 235

乱世枭雄 / 241

棋子 / 247

捌 洪宪帝制

一个共识 / 256

民意不可违 / 260

法无戏论 / 267

玖 民国遗民

京师冠盖之区 / 274

龙泉寺 / 278

洪宪元年 / 285

尾声 满地江湖吾尚在

引言 章太炎的位置

鲁迅视之为“师”的，一位是藤野先生，另一位是章太炎。

1908年，28岁的鲁迅在东京师从章太炎习“小学”，上课的形式是专为八人开设的特别课堂，可以说是秘传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鲁迅完全被征服了，终生执弟子之礼；他眼中的章太炎如火般令人神旺：

我以为先生的业绩，留在革命史上的，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。……真是所向披靡，令人神旺。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，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，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，所以直到现在，先生的音容笑貌，还在目前，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却一句也不记得了。

作为“独行孤见的哲人”，章太炎在那个纷乱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。他是文字艰深的经学家，是流亡的革命者，也是第一个放弃使

皇朝近代化念头的“保守分子”，更以众多“独怪”的雅名绰号闻名于世：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“清学殿军”“民国称衡”“章疯子”等等。

革命之后，章太炎“自藏锋芒”，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，作为一个从革命退居于宁静的学者，他是“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，和时代隔绝了”¹，不再令人神旺。

到得今日，章太炎几乎成了青年一代不敢轻易触碰的名字，难怪鲁迅用尽最后几分气力纪念章太炎后，又写下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，他说：“老人这东西，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。”²这篇文章是鲁迅那支“不卖之笔”留下的最后墨迹，他是必定想不到，四分之三个世纪后，仍有青年耐着性子读起了《煊书》，他更加想不到的是，这个青年仍存有几分满人的血脉。

鲁迅的重要性在于，他以极具穿透力的文字为民国世界画像。他笔下的男男女女古怪而哀婉动人，有些一事无成却满怀热情。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尊严感，然而宿命地只能是做不成好事的好人。现在看来，这些典型的鲁迅式的主人公已是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。他们的不幸在于，对于这个重负是既卸不下，又担不动。他们离开家乡亲人，独自承担着巨大的时代重负，并且始终摆脱不掉那个时代特有的道义上的痛苦。这些人是中国式苦难的承担者，也是中国不至沉沦的好兆头——如果真有所谓自然法则，那么这个

1 鲁迅：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《鲁迅全集·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545—551页。

2 鲁迅：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，《鲁迅全集·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556—561页。

自然法则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让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。在喜爱歌利亚的时代,拥戴钟情于柔弱的大卫更值得称道。

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字,章太炎就只是一个幽灵般、个性怪异、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。他的革命热情与他对同代人作出的有限诉说之间有一个落差,由此而生成瀑布般的隆隆回响,每个溪流都闪烁着多重意义。这个落差几乎成了章太炎所有作品的不变风格。他并不想创建尺度,而是让一切都变幻莫测,然后再锤炼出光辉灿烂的秩序。他比其他革命者更致力于发现被遗弃的文化王国,每部作品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,是令人战栗的发现之旅。

为时代画像,难在画出其“静”。民国是尚未完工的,章太炎使这个民国看起来更像陌生之地,却流露出一种未完成的大气。各派势力持续不断地汲取好处,成为官僚、政客、军阀、学匪,他们无法与革命风暴的中心保持适度的距离,也无法与新兴的领袖保持距离。

章太炎宛转来到中华民国门前,徒然以一支软笔为众生创造出一种需要:一个能适度保持距离,能停下来思考的“朦胧地带”。在这个地带,人们可以对政治、对领袖有一种生疏,相敬如宾。仿佛立在中华民国门前,才如此分明地确证自己的位置。

章太炎的思想有单纯的一面,就是一片爱、一片赤诚、一片感叹,简单到极点,如一心向往好收成的农人,日复一日,信仰不变。我们可以用“明日复明日”来诠释农人,却不能如此简单地给章太炎画像。

唯有语言能穿越时间空间,多次变形之后,仍是失意者高贵的仆人。

作为古文学的典雅继承者,章太炎的文字形成了他的第二重生

命，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第二重生活。文学的语言不仅有一层意思，还有多重意思，是个充满可能性的丛林。章太炎的魅力恰如深山密林，层叠多变，时而缥缈，时而恳切。他的文字让人如坠五里雾中，尽管如此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那些疯癫的作品才从未丧失力度——质疑这个世界的力度。而能理解这种魅力，为太炎先生伸展遗志的，恐怕还是与他有深刻的“精神血统”关系的人，具体而言，一定是那位奉托尼学说、作魏晋文章的鲁迅先生。百年来，对章氏盖棺定论的话正是来自他追忆先生的一篇小文：

民国元年革命后，先生的所志已达，该可以大有作为了，然而还是不得志。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，死备哀荣，截然两样的。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，后来都成为事实，他的一身，就是大众的一体，喜怒哀乐，无不相通；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，但视为最紧要的“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，增进国民的道德；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，增进爱国的热肠”（见《民报》第六本），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；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，以遂私图，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，仅垂空文，至于今，惟我们的“中华民国”之称，尚系发源于先生的《中华民国解》（最先亦见《民报》），为巨大的纪念而已，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，恐怕也已经不多了。既离民众，渐入颓唐，后来的参与投壶，接收馈赠，遂每为论者所不满，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，并非晚节不终。（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）

章太炎是有别于革命家的革命家,是反对宪政的宪政主义者。他不生产共识和妥协之物,而是疯狂地独断。他对中国的爱是基于熟知,对中国的反思批判亦是基于一种熟知。不像某些知识人,自己过着火日子,却把世界说成是病房,只知巧妙粗俗。在当时迷恋“进步”的汉语圈中,章太炎却不遗余力地主张打破革命的虚妄,打破宪政的虚妄,打破议会的虚妄,打破进化论的虚妄。当所有人都快要溺死在狂热的革命海洋里时,章太炎的执拗仿佛就是木筏、灯塔、沙滩。

作为汉文学的传承者,章太炎以奇异的姿态将中国思想的古老灵魂加工成未来的革命质料。不过,章太炎也因此备受质疑,“罪行”是文字太晦涩(据说章太炎作文不用唐代之后的文字),思想太朦胧,不能让人一看便知。阅读章太炎,仿佛在寒冬雪夜中望见一堆篝火,看似触手可及,只恨无路可走;它只是在召唤我们,指引我们,却无法温暖我们。在当时的革命者中间,常常把人们按其是否喜爱章太炎而分成两类,从当时的舆论来看,那些不喜欢章太炎的人绝对不属于公正一类。

通过优雅细腻的笔触,四海为家的生涯,章太炎成为那个日益消沉的中华文化的讴歌者与代言人。至少在他的作品里,那个逝去的诗的国度又失而复得,这些作品回应了中国所经历的重重考验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章太炎的祖国成为军人体制的囚徒,而他的经历与作品则始终坚守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创造力,尤其是从正面引导着革命的创造力。更准确地说,他是包容甚至超越了革命的全部创造力的革命家。

解谜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纯粹、最诱人的行为。章太炎的身份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。他不只是革命家，更是革命家的塑造者。他的目标是让他们免于成为那个时代的平庸产物甚至牺牲品。他总是以俯视的眼光把他们看作一队莫名所以、蠢蠢欲动的行列。

章太炎喜欢为革命制作带有典雅谜底的谜，我们只知道这个谜底与慈悲有关。革命思想已被诸多支点与体系污染，而章太炎是向来不相信精神界有所谓杠杆或支点的。他冷眼旁观，却又事事用心，与那些落难王公的酸气相比，他是文气逼人，贵气逼人。

在汉语中，革命是一种学问。章太炎古文功夫了得，被称为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，一直是民国史书中的风流人物。作为一个研习宪法史的教书匠，阅读章太炎只能算作是业余爱好。不过，时间久了，便也在心中生出了种种问题疑惑，乃至执念：章太炎人如其名，有一双火眼，游侠气质的火眼，这双火眼是如何观望中国法律的变革的？章太炎是谜一般的革命家，学问好，又有佛学的底子，每以道家文体，写出佛家慈悲，这是怎样的一种风格？章太炎迷恋旧时文化，仿佛一个落难的富家公子，隔着窗棂望见别人在自家旧宅宴乐，总怀着深刻的尊严感。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知识人阶层常有的尊严感？章太炎投身革命，却时常活在一些浪漫的概念中，每每故作不同，人称“章疯子”。我们这些晚辈后生，有时间，有精力，有自由，却舍不得拼命，舍不得疯狂，是不是有必要琢磨一下他的病魔？

太炎先生不停地追问：一个年青的中国以何种姿态与那个年老的中国交谈？我的问题是，该如何安放这座灯塔，换言之，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想象章太炎的位置？

壹 世有大儒